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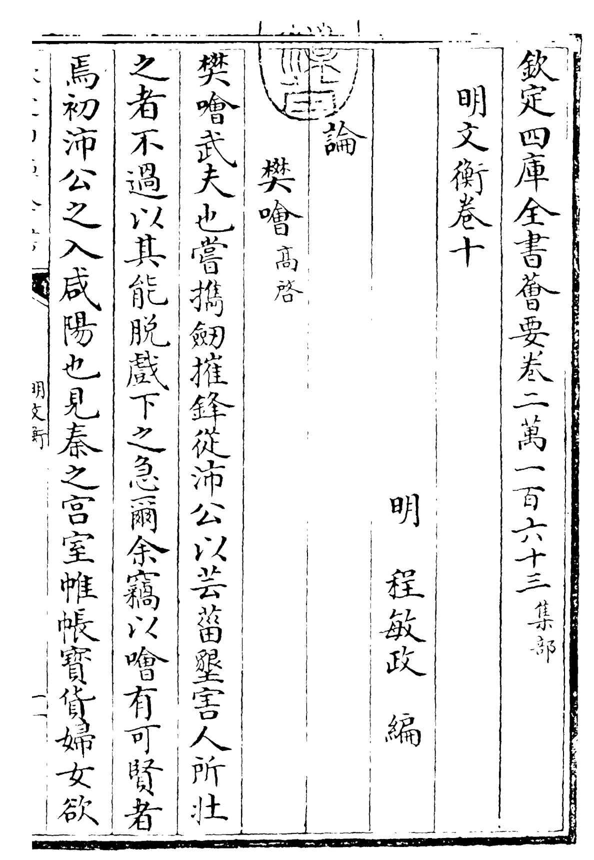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明文衡卷十一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明文衡卷十

明 程敏政 編

論

樊噲 高啓

樊噲武夫也嘗擕劒擁鋒從沛公以芸菑墾害人所壯之者不過以其能脫戲下之急爾余竊以噲有可賢者焉初沛公之入咸陽也見秦之宮室帷帳寶貨婦女欲

留居之因噲之諫遂還屯霸上不然則逸欲遽生蹈亡秦之覆轍何以慰父老之心起范增之畏而解項籍之怒乎恐漢之為漢未可知也史言當時諸將皆爭取金帛財物蕭何獨先入收丞相府圖籍藏之覩噲之能諫上則其不為是可知矣及高帝既老嘗有疾惡見人詔戶者無得入羣臣何雖為相亦莫知為計也噲排闥而入見上獨枕一宦者卧因流涕以片言悟之其憂深慮遠有可為大臣者矣豈絳灌等比邪而或者乃以帝嘗

欲殺噌恐百歲後從吕氏叛也嗟夫噌起屠狗以至封侯亦足矣况其賢如是乎且帝素少恩又何有於一噌論者誠刻矣哉

李泌

甚矣小人之凶人國也天下之至親篤愛出於天性而不可以言間計奪者莫父子若也然其變往往有至於殺其子而不疑弑其父而不顧者何哉小人間使之也沙丘之禍成於李兊湖城之恨發於江充若潘乙楊素

之流又不可以悉數蓋小人懷傾險之情挾奸亂之術居人父子間投隙抵罅常幸其有事以茍一時之富貴故必以利蠱人子以害脅人父挾讐所親而嫉所愛一為所惑則父不得為慈父子不得為孝子夫父不慈而子不孝則人道滅矣豈有人道滅而可以為國乎此小人之所以必去而勿用也嘗觀之於唐太宗賢也而承乾不能全其生玄宗明也而子瑛不克盡其死至於肅宗之昏孱德宗之猜忌而太子卒得以不動者果誰之

力哉一李泌而已耳當是時俠有功也而李輔國嫉之誦無過也而張延賞搆之二子蓋岌岌矣賴泌居其間左右彌縫上下歡悅累數千言皆出於至誠盡忠之意委曲剴到悽惋惻怛有足以感人者故聽之讒疑之跡廓然而雲消渙然而氷釋既悔且悟不覺其泣下之霑襟也迺知天性之良有終非小人之所能掩者特患無君子以發之耳苟皆得泌則天下豈有相戕殺之禍哉昔曹公以丁儀之譖亦欲廢其子問於賈詡詡不對公

問其故詡曰屬有所思故未即對耳公曰何思詡曰思
袁本初劉景昇父子也公大笑而罷蓋曹公智者也故
雖聞他人之事而有悟有不待於辭之畢若二君者亦
嘗親厄於其身親覩於其目矣然至於此非泌之忠反
覆善諫則猶未必其國本之不揺也然則君無曹公之
智臣無李泌之忠而小人是信則雖父子猶不能自保
可不慎哉

民政論 方希古

治天下者固不可勞天下之民以自奉也然不能使天下之民知道而易使亦豈足為治乎當昔之未有君臣也民頑然猶麀豕猿猱餒則食飽則奔迸跳躑而不可制欲馴之且不能況使之乎聖人者出知其散漫放恣無所統屬非久安之道也於是制上下之分定尊卑之禮俾賤事貴不肖聽乎賢由胥史以至於大夫公卿由子男以至於諸侯各敬其所宜敬而各事其所宜事居乎上者猶未以為足也復制治民之法使五家為比二

十五家為閭百家為族五族為黨萬二千五百家為鄉以屬司徒五家為隣五隣為里里四為酇四酇為鄙鄙五為縣縣五為遂以屬乎遂人聯之以五兩卒伍師軍以知其數習之以師田飲射祭祀讀法以一其心書其善以作其氣罰其惡以折其驕六畜車輦旗鼓兵器之稽可按籍而知老壯弱少可任與否不必問其民而具上有所興作朝出一言而暮已集進之則前退之則卻其民常知恭順忠愛事上為當然不敢少有忿怨避縮

之意三代之時非不役民也而未嘗有一民敢發不遜之言豈其威力足以制之哉其法素備其教素明民皆知道而易使故也戰國之君不知先王之用心務為易簡之術以為不必如先王之煩密過慮亦可以為治斥絕遺典而私心自為既已失矣而秦又并燒除刮絕之不復有為治之法徒任刑罰以劫黥首譬之去悍馬之羈靮而臨以鋒刃彼有蹄齧騰躍而走耳安能以可生之身蹈必死之禍哉故斯民至於秦而後興亂後世亡

人之國者大率皆民也其禍實自秦始秦之民即三代之民也在三代之時則尊君而附上當秦之時則鷙狠凶戾視其君如仇讎豈民之過哉無法以維之無教以淑之而不知道故也二家之童其一自幼教之以拜跪順悌其一恣其詈言誖語而不禁他日犯上而賊倫者必自幼不教之人其知教者必不至於有過也治天下者未嘗顧天下之不治而不脩致治之法猶顧無死而不食也故亂之由非一端莫甚於治民無法治民之法

既定世有叛将亡卒挾奸而肇釁虋而至殺之易易耳亂亡所以相踵者無賴者為之倡好亂之民皆起而從之也使斯民皆知君臣之義或有狂夫恠民出乎其間衆縛而告于司寇何亂之能成兹欲復井田行周禮如先王之時固難也獨不可稍取先王之意為之法乎今之役民雖不能歲止於三日亦未至於厲民也終歲休于家縣官役之以數日之事已若為所不當為發憤懐怨而就道甚者或逃匿而不從上之威令方行而民已

如此設而威令有所不行何望其從上之命乎此治民無法教民無道而不知君臣之義使然也為人父者未必皆無過舉然子不敢逆其命者以父子之倫不可悖也人君之政豈能皆合乎人心苟不知君臣之義少不慊所欲則攘袂而起其危亦甚矣烏可以為不急而不務哉欲民易使莫若倣隣里鄰鄙比閭族黨之制執其中而用之為之正若長者月申之以讀法開之以士訓春秋合之以祭祀和之以飲酒導其忠順之道罰其不

率令者遇有徵發以趨事為先者為上而厚賞以勸之以訕訐敗類者為下而屏黜以愧之上之人又能躬行以成俗立學校以明教則民可漸化矣然必制民之産使之無死亡之憂然後可苟驅不能自存之民從吾之令雖堯舜之仁周公之智有所不能况三代之舊法乎故民易治也在乎治之有法法之可行也在乎養之有道

明教

天下非無才也聚數萬人養之十餘年而未見有一人可稱者養之無其漸而教之無其法也古之善育才者豈能益人以藝分人以知哉養之之具素備能使人以不成才為病不若人為耻各思勉為君子而不可止也故其自少時居於閭族而閭胥族師不責之以敬敏任卹則責之以孝弟婣睦雖未有學其本固已美矣及其漸升于太學求之六德以觀其內試之六藝以觀其外行完而德備藝成而器良然後措之於用其詳且慎也蓋

如此後之所望以為才者執子弟於畈鬻之區芻牧之場被之以衣冠而納之於郡邑之學終歲期月太學有徵焉則又納之於太學計其所習未知拜跪之節興俯之容而已肆有爵禄之心太學舉而教之者又不越乎誦詩業文挾弓矢角膂力恒人之淺事歷時未久有司有求焉則以應之卿大夫之位有缺焉則以為之為之者既不自知其不可而命之者亦不責之以其所學於是學者以習恒人之淺事冒竊禄位為得計莫不相勉

為恒人而自謂不必脩君子之事也太學之所聚郡邑之所教咸有苟且之心無賴之行冀其才之成奚可致哉夫國之立學所以養才必不期其至此也為學者雖無志於道德亦不必自望為恒人也而卒不能有成者無他用之速而教之疎也古之六德智仁聖之事顔閔之所不能及六藝禮樂之度數節文孟子之所不能詳射御之工杜預羊祜之所不能兼書數之法君子猶有所未習今欲責學者皆法古人而盡備之宜其未易為

也然不法古人而惟弓矢膂力是效誦書業文是為亦未見才之可成矣然則何由而設教乎蓋聖人之取人德不求其全而取其不違乎道藝不求其備而貴乎能致其精唐虞以九德待士而有三德者亦俾為大夫有六德者亦俾為邦君聖人豈不欲得全德之人而用之哉以為求人大全則天下無全才不若因德命官之為無失也皐陶未必能達禮益稷未必能知樂而皐陶益稷所為之事伯夷后夔宜亦有所未能然而數子為之

各稱其位而成名于後世以其精而不以其備也人惟行可以自力若才與藝則有能不能欲强而通之非惟不得其所不能且將并其所能者而失之故善立教者亦必本之以六行餘則因其質而設其科人有剛毅而重厚者有慈良而順愛者有疎遠而明斷者有强識而通敏者有沉勇而有威者有多力而任武者此六人者使曲徇衆人所能必不能堪苟因其所有而教之於成才也奚難剛毅重厚者必可以任天下之大事則因而

教之博通古昔之政教周知海內之得失觀其損益折衷以驗其為弗使色厲而偽者得叅之則大臣之儲也慈良順愛者必可以治民則因而教之平賦施惠之方賑災卹患之道辨邪察獄之事理俗興化之要弗使柔佞而詐者得叅之則牧伯之儲也强識而通敏者則文學典禮之臣之儲也沉勇而有威多力而任武則將帥之選疆埸之所恃也各以其所當習為者教之而皆不使近似可悅之人得與則所用無非才而所為無僨事

矣此太學之政也而為師者非極才德之美不可也太學推其法行之於郡縣俾亦以六科為準郡縣之取弟子負也問其宗族鄉黨皆言其篤行而好學則取之而復其家田百畝入太學則倍復仕而有政則皆復學于郡縣者與郡祀與燕會禮異之使殊於恒人縣每科四人二歲各升一人于郡郡每科十人三歲各升三人于太學太學每科百人為率以應上所任用郡縣既升而闕則即充之廩之也宜厚教之也宜詳試之也宜嚴用

之也宜當知人之學之可任也則不怠於自脩知各因其才而用之也則必謹於自立而天下之異才咸思有為於世矣為治者不患乎無才而患乎聚天下之才而不能教用天下之才而不能擇教之而能成其德用之而能不遺其器則才豈可勝用哉胡貊之富人聚馬盈谷而得一善馬善御者執鞭策指揮而區別之一日馬之致千里者以百計而盈谷之畜無棄者御非能假馬以力而易其性也能別其高下而不失其性則善馬出

矣為治者能不失人之性豈特不患乎無才天下亦安所患哉

啓惑

天地之生物有變有常儒者舉其常以示人而不語其變非不語其變也恐人惟變之求而流於怪妄則將棄其常而趨怪故存之而不言後世釋氏之徒出意欲使天下信已而愚舉世之人於是棄事之常者不言而惟取其怪變之說附飾其故以警動衆庶其意以為此理

之秘傳者人不及知而我始發之遇一物之異常輙張大而徵驗之欲稽其故則荒幻而無由欲棄其說則似是而可喜凡民之愚者皆信而尊之奉其術過於儒者之道而不悟此真可悲也夫運行乎天地之間而生萬物者非二氣五行乎二氣五行精粗粹雜不同而受之者亦異自草木言之草木之形不能無別也自鳥獸言之鳥獸之形不能無別也自人言之人之形不能無不相似也非二氣五行有心於異而為之雖二氣五行亦

莫知其何為而各異也故人而具人之形者常也其或具人之形而不能以全或雜物之形而異常可怪此氣之變而然所謂非常者也非有他故而然也今佛氏之言以為輪回之事見無目者曰此其宿世嘗得某罪而然耳見鋝脣㩮鼻俯脊直躬者曰此其宿世有過而然耳見其形或類於禽獸則曰此其宿世為鳥獸而然耳不特言之又為之書不特書之又謂地下設為官府以主之詭證曲陳若有可信而終不可詰此怪妄之甚者

也天地亦大矣其氣運行無窮道行其中亦無窮物之生亦綿綿不息今其言云然是天地之資有限而其氣有盡故必假既死之物以為再生之根尚烏足以為天地哉譬之炊黍火然於下氣騰于上晝夜而不息非以已騰之氣復歸于甑而為始發之氣也苟人與物之魂魄輪轉而不窮則造物者不亦勞且煩乎非特事決不然亦理之必無者也且生物者天地也其動靜之機惟天地能知之雖二氣五行設於天地者不知之也使

佛氏者即天地則可令其身亦與人無異何以獨知而獨言之乎多見其好怪而謬妄也今有二人其一人嘗遊萬里之外而談其所見則人信之苟其身亦與我俱處乎此而肆意妄言則喪心狂惑人耳雖鄙夫小子亦知其妄且誕佛氏務為無稽之論正類乎此而人皆溺而信之豈皆不若鄙夫小子之知乎何其迷而不知悟也悲夫

鬻拳以兵諫楚文王而自刑左氏稱之為愛君余謂不然君臣之際固有常道矣賢者之事君不為違道之行以危身不為難繼之事以駭世順其常不徼異名守其職使後可法如斯而已不敢僥倖以圖志之必達事之必成也故君有過舉則積誠以諫三諫而不從則避其位而去之安可臨之以兵脅之以威而刼其君哉語之而不聽則讋懼之咄咤之俾不敢肆此制嬰兒之術耳烏有北面事君而以嬰兒視之哉先王立為上下尊卑

之分俾為臣者嚴守之而不敢僣所以杜亂也馬之在原野三尺牧豎鞭之而無罪及加覊靮而入君之閑雖國之貴臣不敢視其齒而蹴其芻豈誠重馬哉尊其為君之所御也齒馬蹴芻細故也先王所以嚴為之禁者其慮天下深矣況以兵劫其君者乎或謂君為非義則將危社稷大臣以安社稷為心行權以格君宜若無罪焉是豈得為權哉事固有可以行權者矣然賢者猶難之若君臣父子之分天下之大經也父暴而違道子烏

可行權而許父乎舜聖人也瞽瞍頑夫也舜視其父之惡夔夔然順之不敢見於色設於詞舜豈不欲格父哉盡子之道而使父化乃所以格父也紂之暴可謂甚矣箕子紂之戚微子紂之兄二子皆賢人也至親且賢事暴君而不敢失人臣之禮或屈而為奴或待其亡而去之二子豈不知社稷重於君乎終不忍刼其君者知君臣之大經重於社稷也鬻拳之君雖有過非紂之甚鬻拳為臣非若二子之親且賢乃忍刼其君而不顧蓋激

於小忠而不知大義者也焉得為愛君乎君子之予奪人將以法戒於後世不可苟也刼君而謂之曰愛君將使奸臣亂賊欲行簒弑之事者皆挾愛君之名以自文其禍後世可勝道哉然固左氏啓之也

樂毅 燕昭王平築宮師事郭隗樂毅自魏往拜為亞卿後伐齊封為昌國君

樂毅不拔二城夏侯太初以為庶幾乎湯武蘇子瞻以為行王道之過余曰鄙哉二子之言也天下豈有行王道而不興者乎觀人之賢否當先觀其所為之事求其

事而不得當求其用心之邪正湯武所以伐人之國其心曷嘗有利天下之意乎不忍斯民之困於塗炭挾大義而拯救之使取錙銖之非義殺一介之不辜雖奉海內之籍而歸之湯武不肯正目而視也其心顯然著於天地之間故拔一城取一國他國之民惟恐其來之不速翹足舉首而望之此其為王者之師也使湯武之心少出乎利匹夫匹婦將持耰鋤而逐之矣何以為湯武哉彼樂毅之師豈出於救民行義乎哉特報讎圖利之

舉耳下齊之國都不能施仁敷惠以慰齊父子兄弟之心而遷其重器寶貨於燕齊之民固已怨毅入骨髓矣幸而破七十餘城畏其兵威力屈而服之耳非心願為燕之臣也及兵威既振所不下者莒與即墨毅之心以為在吾腹中可一指顧而取之矣其心已肆其氣已怠士卒之鋭已挫而二城之怨方堅齊民之心方奮用堅奮之人而禦怠肆已挫之畿毅雖百萬之師固不能拔二城矣非可拔而姑存之俟其自服也亦非愛其民而

不以兵屠之也誠使殺有愛民之心據千里之地而行仁政秦楚可朝四夷可服況蕞爾之二城哉湯武以一國征諸國則人靡有不服殺以二國征二小邑且猶叛之謂殺為行王道可乎湯武以義而殺以利成敗之效所以異也蘇子乃謂王道不可以小用小用之則亡王道特患乎人之不行耳小用之則小治大用之則大治猶之菽粟之療飢小食之則不死恒食之則充實奚可謂菽粟不可少食而寧噉糠覈之為愈乎太初曲士不

足論獨惜蘇子之易於言也

丙吉

君子之於天下盡人事而後徵天道天道至微而難知也人事至著而易為也捨易為而求難知則為不知先其微而後其著則為失序堯舜禹益相告戒之辭詳矣傳道則曰執中用人則曰九德治民則曰六府三事至論天道則歴象授時之外未嘗有片言焉三聖賢之於天道豈有所未達哉棄所宜為而求之恍惚詭誕之域

者固聖賢之所不取也宰相之職上有以格君下有以
足民使賢才列乎位教化行乎時風俗美於天下倫理
正而禮樂興安内攘外使天下有生之倫各遂其性而
無乖戾鬬爭則可為盡職矣不必淶淶然探其所難知
以為觀美也能盡其職雖日月失明寒暑不節無害其
為治職有未盡使天地位而萬物育亦安所益於民乎
漢史稱丙吉不問死傷而詰牛喘以為知大體此非君
子之言民不知道至於相殺傷於都市之内政教不振

而俗隳壞其為變亦甚矣豈非宰相所當憂乎舍此不問而恐陰陽不和何其迂且妄也子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不先盡事人之道而事鬼且不可況不務人物之性而徼不易知之天道烏在其能為相乎且宣帝時俗之弊非特相殺傷而已一歲中子弟弒父兄妻妾弒其夫者二百二十餘人幾不可以為國吉不能佐其主以仁義使革風易俗陷斯民於禽獸而惟一牛之問謂之知所緩急不可也漢儒之學泥於術數而

不知道其流至於蔽而不通愚而信怪雖可稱如吉者猶溺焉而不以為異况不足稱者乎天下猶人身然風俗血氣也災祥肥瘠也戕剌其體膚而不問見瘠者而問之人必以為惑矣察於細而忽於巨惑莫大焉而以為知大體可乎然則洪範之說皆不足信歟非然也庶徵九疇之一也必以人事為之本盡人事而後徵天道者吾之所知也信災祥而遺人事者漢儒之謬洪範之蠹也非君子之道也

東漢

天下之患固不可逆料而預防之也吾計禁乎此後世之患出乎彼吾謀杜其西後世之患生乎東禍亂之端神藏而鬼伏常發於人所不疑之地而起於世所倚賴之人雖知者何由而盡備哉然古人善慮國家者每事揆其始而考其終喜其成而憂其敗四海之事千載之業綜包參覈於吾之胸中而定他日為患之大小緩急推其得失而為之備使禍害之發不至於亂亡則庶乎

可以盡吾心焉耳固非迷塞消沮能使之久而無患也武王周公之初定天下其心豈不知封建之弊必至於并吞削弱而不振也哉然恐易此道而更為異法未必若封建之可以安且久也故且勉而為此使治之有道者可以無亂失其道者亦不亟至於亡不敢過為矯激難守之法以為將來患也乘舟而渡水時有覆溺者人終不以一溺而廢舟駕馬行遠或有蹪跌之失人終不以一跌而不駕在乎補其罅漏不完之處習其馳騁疾

徐之節使慎之而已前漢王莽之簒在乎元成失道上無明主下無正臣故莽得恃太后之勢而行簒竊之計非以三公輔相委任之權太重而然也光武過懲其弊而力矯之不任三公以事而政歸于臺閣其後遂成宦寺之禍而漢以此亡光武以為莽之得成其簒者權太重耳今吾奪其柄則其害可除矣孰知宦寺之禍反有甚於輔相者乎此不熟究其大小緩急之故也夫莽之簒以母后臨朝外戚預政而致然豈委任太專之罪哉

光武能著為令典藏之宗廟俾後嗣有幼君在位當選厚德大賢之士為三公以輔之而不許母后外戚臨朝預政則其害可以息矣不此之思而惟罷三公之制宦寺之興始於此矣蓋宦寺恒以傳閨閣之命受襁褓之寄而妄作威福茍外有良輔以持其柄内無母后為之依怙雖曹節王甫充溢乎宮闈亦何患哉可疾者不疑而疑輔相末路之弊也遂使三公除拜皆以賂遺宦者而得雖欲免乎亡亦難矣三公之位古所謂共天職治

天民者也苟擇當世之賢才而置諸位撫手而責其成功可也專横之禍何自而致哉事變亦衆矣然不察之以至明推之以至公處之以至當狥斯須之細故而輕於變更惜哉光武之鋭於求治而未達乎大體也

崔寔

昔者觀孔子之書見其於子貢仲由之徒善於説辭必深折而重抑之明足以億事未為有過也而傷其多言以仕為學未為違道也而惡其口給而近佞心常以為

惑矣孔子不貴於言若是邪及觀戰國之際天下之士皆棄道德仁義而不修以口舌磨切世主而覬勢竊柄大者亡人之國小者自殺其身又甚焉者著為邪說以為後世害紛然出乎斯道之外流於刻薄荒鄙誣民敗俗之歸而不自知也然後喟然歎曰此孔子所以聖乎其預知之矣凡亂之生必有所始也芻靈之弊必至於以人殉葬象箸之弊必至於瑤臺瓊室孔子之教人以勿易於言而周卒以口舌縱横之辨而亡夫言豈可奇

哉快意於一言或足以禍萬世發憤立一事或可以禍異時矯當時之失不求古今之變而輕於持論非知道者也彼崔寔者獨何人哉憤時君之柔闇則論柔闇之失可也遽為邪説不顧理之是非而謂凡為治者必以嚴而治以寛而亂此豈理也耶周秦之敝夫人之所能識也寔不察乎此而亟稱宣帝之賢夫宣帝漢室基亂之主苛以為明忍以為斷督責以為能當斯世也斯民競知其可畏而不知其所可愛於是高惠文景之澤竭

矣譬猶服金石恣聲色之人其外雖若未衰而其中之虚壊已甚至於元帝繼之稍失其術則漢因以衰非元帝之罪也寔輕信而不知道敢為異論而不顧其無稽至詆文帝以嚴致平何惑妄之甚哉漢之久而亡者文帝之功也且使宣帝處文帝之時是生一秦也宣帝固非秦比也率其所為行於甫定之世則其異於秦者幾希而豈能治哉治道固有本末先之以政教而後刑罰者秦漢以下皆是也文帝能參之恭儉忠厚之化故治

其餘則守法而已故未旋踵即不免於危漢室至於光武猶再榮之木其膏澤將盡矣明章能扶植培壅之僅至小康孝安以降漸衰而亂固其理也自非仁賢若文帝承之猶恐其不救而寔欲濟之以嚴刑峻法此欲救將萎之木而斷其根鄙哉愚儒好高之論也仲長統乃從而稱之此其知與寔何異哉自孔子之没學者不明道而阿世韓非之愚至以堯舜為土木而以刑罰為膏粱所聞者卑而所習者陋無怪其為此言也漢之諸儒

惟賈誼董相及王吉為庶幾如寔與統時人所推為大儒而其論至於與韓無異於乎其所從來遠矣豈特寔之罪哉

明文衡卷十

明文衡卷十一

明 程敏政 編

論

論孫甫薦富弼代晏殊事 晏殊罷相諫官孫甫薦富弼代之仁宗怒

曰進用宰相人主之任臣下不宜有所指陳事在慶歷四年 王叔英

於乎弼有宰相之才天下知之甫薦之誠當矣為帝者如果有心於用弼宜曰吾意正在斯人卿可謂能為天

下得人矣如此君臣之間豈不為相得哉今帝乃不出此而反有怒於甫蓋其意不在於弼爾使其意果在於弼豈不欣然從之而何怒於甫邪昔堯之相舜以師錫舜之相禹以僉言未聞進用宰相為人主獨任事也且古人有言曰薦賢受上賞况薦大臣以當大任者乎如甫者宜受上賞而反怒之此帝之大失也帝之意豈不以謂宰相之職乃人臣之極任其登用之恩當自己出殊不知薦之在人而用之在我其恩又曷嘗不自己出

乎傳曰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蓋獻替之職固在人臣而用捨之權常在人主果何嫌於恩不出於己也哉雖然為人君者要當以公天下為心惟在於為天下得人而已又何必欲其恩之出於己其恩之盡出於己者乃好利自私者之所為豈賢君之事哉惜乎以仁宗之賢而猶昧於此哉余懼後世有沮郤忠臣為國薦賢而藉帝之言以為口實者故特著論非之以為人

主之戒

高帝呂后論 梁潛

或者謂高帝寛仁愛人乃獨於呂后以色衰而弛愛夫託交貧賤起身艱苦一旦富貴之餘乃疎棄之獨不念前日楚軍之間道哉高帝無乃少恩也梁子曰不然夫高帝之知人何如其明也與呂后處者幾年矣后之為人獨不知之邪彼固一婦人也而其雄猜傑黠有猛士之肝腸高帝於是乎有以知呂后之心矣夫畜老人猶

憚殺曾謂國家之勲臣取而族滅之無遺噍類若置中
兎然未嘗有難色后也何其忍人哉夫殺諸將非高帝
之心也后也蒯徹敎信以反貫高反形已具高帝猶釋
之而肯果於殺韓彭邪韓彭雖夷滅而昔日感遇之際
士為知己死者英態豪氣猶在目睫間也高帝中夜思
之豈不一動心哉呂后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高帝所
以薄呂后者不能形於言而痛在其中矣不然盧綰舊
日里閈恩猶不减乃謂至親而獨少恩哉夫觀人者不

於其所厚而於其所薄高帝於其所薄者如此矣豈得薄其所厚哉吕后忍於韓彭者如此矣豈得厚於劉氏哉豺狼得嗜則喋血揺尾以恣饕呫無所得則爪膚拏毳以致猛諸將已盡其禍尋及劉氏矣故殺韓彭而諸將懼族諸將而劉氏懼高帝亦豈與陳平謀及此哉聞樊噲黨吕氏立命斬之用平之謀高帝至是非特為劉氏憂亦且為平勃憂也高帝目纔瞑肉猶未寒后也曽無一髮之感即謀族殺諸將今日鴆如意明日斷戚姬

今日鴆齊王肥明日殺趙王友至於無所忌憚立他人子為帝又殺之而又立焉恐人哉后也一至此極也當是時漢巳亡矣吁高帝豈不知毒流至此哉說者謂良平之教高帝往往恐小以就大晉獻之驪姬秦皇之扶蘇高帝審之久矣然獨恨高帝之明有所未盡者焉懲其近而不懲其遠商之亡以妲巳周之亡以褒姒高帝曷不懲此邪嫡妾之分亂於前而正家之約昧於後於是拳拳然屬周勃以安劉置周昌以重趙所謂滔天之

勢已成乃欲以一手障之吁何益哉

劉仁軌

少府監裴舒為唐高宗造鏡殿上與太子太傅劉仁軌觀之仁軌驚趨下殿走上問其故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適見壁間有數天子不祥孰甚焉上遽令剔去愚意仁軌此言未當也夫人臣之戒君或婉其辭而意有所在孔子所謂巽言之者也或峻其辭而無所隱孔子所謂法言之者也仁軌此言其法言之邪其巽言之邪夫

曰壁間有數天子不祥孰甚焉者有似乎巽言之矣高宗嗣守天位而武后制其政柄是武后亦一天子矣李義府恣意慘酷天下之人知畏李猫而不知有朝廷是義府又一天子矣至於武三思為周公威福之柄又窺取之焉則三思又一天子矣政出多門不祥孰甚而仁軌此言非此意而高宗亦不此悟也然則既不為巽言曷不為直言也哉納約自牖因其明而投之仁軌此時宜進言曰以銅為鏡不若以古為鏡以古為鏡不若以

賢為鏡書云人無於水鑑當於人鑑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隋之煬帝淫刑黷武沈湎冒色忠言不用小人朋進盜賊旁午自度不免乃持鑑照曰好頭頸不知為何人持去此煬帝以銅為鑑而不以古為鑑也太宗皇帝艱難以定天下身致太平樂聞直諫好用善謀皇后順正不預外事常曰以銅為鏡可正衣冠以人為鏡可知得失此太宗以人為鏡不以銅為鏡也陛下誠能以煬帝為戒以太宗為法則社稷之福生民之幸矣且

殿廷之上豈照鏡之所奸邪之情豈懸鏡可得陛下以心為鏡勿昏以慾勿蔽以私湛然虚明可照萬事臣伏願陛下曷去彼而取此哉不知出此乃以鏡之影為不祥謬矣

論曹參 王直

漢曹參代蕭何為相國而後世稱賢相予疑之古者大臣之相國也必思為國建長久之業於道所當為者夙夜盡心不敢少怠焉而況輔新造之國乎周公相成王

用文武之道治天下有不合者夜以繼日而思之及其得也又坐以待旦而行之其勤也至矣當時之臣莫有過於周公者而周公方吐哺握髮以受其言故能興道立教維持周室至八百年之久此豈茍且偷惰者所能哉蕭何佐高帝定天下聞其次律令矣他未之聞也曹參代之守何之約束日飲醇酒不事事士大夫欲有論諫亦飲以醇酒使醉不得言嗚呼其亦異乎周公之所為矣何素不知學其相高帝於夫治天下之道未有所立

也就使有所立尤當敬守而慎行之以維持於遠天下之大豈酣酗者所能治邪何之律令豈古聖人所用以治天下者邪而參守之自以為足後世亦從而賢之予不知何說也且田制經籍學士大夫皆廢滅於秦是教養斯民之道皆缺也易解之彖曰無所往其來復吉謂天下之難既解則當復先王之道當參之時天下已定七八年非無賢也參雖武夫苟能親賢納善夙夜以此為務為漢家萬世計則庶幾周公之業而遠賢拒諫沈

湎于酒至酣歌與吏相呼此書所謂巫風卿士足以喪其家者而參居之不疑蓋武夫俗吏之故態非宰相所宜然也宰相百僚之表也使百僚皆慕效焉則天下當何如哉予意當時天下之所以安者蓋民苦秦虐久矣而幸漢之寛故恬然自安於下非有道以維持之也然則參雖能清淨不擾要亦苟且偷惰之謂耳周公之罪人也大臣之義當以周公為正

宋論八 劉定之

以寇準為樞密副使時旱蝗帝召近臣問得失準為樞密直學士對曰洪範天人之際應若影響大旱之證蓋刑有所不平帝怒起入宫復召準問狀準請召二府大臣同對言頃鄭吉犯贜少伏誅參知政事王沔弟淮贜十萬杖復官帝切責沔而以準為可大任故有是命

當是時前代刑法慘毒之風始漸消泯然太祖命大辟諸州不得專决其輕典固恣肆自若也而頃者田錫建

議謂按獄官至以鐵為枷蓋法外擊斷大率類此而朝
廷丞弼尚復任意操縱如凖所對則何以廣仁恕之化
擴治平之效乎計其民寃莫訴所在猶多而天意垂戒
信不虛矣抑君相違缺此外豈更無可指而凖不能無
諱特本諸洪範傳所謂棄法律則火不炎上於罰常暘
者為說乎夫洪範以為人君能建皇極則貌言視聽思
得其理而雨暘燠寒風時若不能建皇極則貌言視聽
思失其理而雨暘燠寒風恒若然得與得俱失與失並

貌果恭而言罕有不從視果明而聽罕有不聰也休不獨至咎不單見時雨則必無恒暘恒燠則必無時寒也特就其事言之則各以類感就其徵言之則各以類屬云爾譬諸學者之於經謂温厚本乎詩教設使學乎易書禮樂而亦温厚謂非其所得不可也醫者之於疾謂寒疾本乎陰淫設使遇於風雨晦明而亦寒疾謂非其所致不可也故禹平九年之水非但以貌恭作肅湯弭七年之旱非但以言從作乂周末之無寒歲豈惟視不

明而豫泰亡之無燠年豈惟聽不聰而急乎至於聖之無不通配乎風之無不在然肩肩焉以反風起禾爲周成王所思之聖鷁飛石隕爲宋襄公所思之蒙前日之不鳴條爲何事之已著今日之不應律爲何理之未睿亦膠固不可爲訓也但明乎經意則於五事無不當脩於五徵無不當察於以趣得而去失違咎而求休苟徒泥班范牽合之說非惟昧禹箕授受之旨殆將使居建極之地者謂吾有所得也而休徵之應非其類有是失

也而咎徵之應非其類因以疑天命而怠人事矣援經
陳謨之臣其可不深考乎

帝問翰林學士王安石以唐太宗何如曰陛下當法
堯舜何以唐太宗為哉帝深納之尋以為參知政事
行新法

安石為神宗變法大取民財與力而用之也在於兵兵
之所用至於破遼而志願畢矣取民財之法曰青苗春
貸而秋償之收息十二秋又貸而春償之亦收息十二

歲再收息則名為十二其實十四也名為貸償其實無故歲取民財也曰免役凡民出力以役於官者皆無出力而但輸錢官自以錢雇民應役名為均役而其實欲自操其雇錢之奇羸也夫民孰皆不貸償而自足哉私貸償焉治世之所不免今也禁其貸償而官與之貸償以利其息錢之入民孰皆不雇募而自役哉私雇募焉亦治世之所不禁今也免其自役而官與之雇募以利其雇錢之餘即此二端言之其他取民財之法無遺巧

矣而又編保伍以練兵則民自為兵而養兵之費不以煩官是曰保甲編保伍以養馬則馬皆在民而養馬之費不以煩官是曰保馬豈不謂古者寓兵於農也然今既有保甲矣而待餔之兵何嘗為之廢亦豈不謂漢嘗括民馬令使民養無害也然民既增保馬之勞而他勞何嘗為之損是其取民力幾於竭矣民財與力悉歸於我自以為我非用之於土木非用之於狗馬聲色非用之於仙佛欲用之於兵而復漢唐之故疆無不可也然

畏遼之大故將於遼必先於夏又先於羣小種族自小至大嘗試以圖之安石君臣相與深謀密議而悉掃異已者之論無非此心也於是王韶試於熙河章惇試於湖北熊本試於瀘夷郭逵試於交趾皆能略有所得而試於夏則馴至於徐禧之死得不償其失彼遼者不待其試而先來求地安石低徊躊躕為欲取之必與之之說卒遣韓縝割與七百里之地無得而有失焉若獵者置孤兎刺鹿豕而辟易於虎失其所操以歸盖安石之

技窮而神宗漸以沮悔矣然所援引共事之人固在也踵其故智以用於哲徽之時互起迭進以至賢路盡壅民命僅存之秋適值遼有釁躍然攻之以卒安石之所圖而遽以國斃焉故前宋之亡本於安石為神宗謀破遼而已向使其不謀破遼則不用兵不用兵則不大取民財與力不大取民財與力則何至俾羣小為之交攖互噬於天下也抑遂其始謀亦不過如唐太宗擒頡利可汗然太宗用魏徵先以養民為務而兵自强安石先

弊其民不及魏徵矣乃動以堯舜周公藉口其誣矣哉

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歐陽脩卒于潁詔求其所作五代史以進

神宗置司馬光於散地而俾其脩資治通鑑自為之序棄歐陽脩於未老之年而及其卒也乃求其所作五代史其意以脩與光但能譔述也經國實用非其所能也吾自有安石也何其量人之薄哉厥後光起而究其用於元祐之初脩之不究其用君子蓋惜之然所尤惜者

脩亦有以取之也何也惟恐其不究於用而有意於究是乃用之所以不究也濮議是也當濮議之始也韓琦輩雖與脩同在政府而知經學古豈如脩秉義懷直豈踰脩哉脩苟以濮王為不當別議尊崇琦等必不或異矣英宗雖欲顧其私親何自啓口哉自此議發於政府而羣言交攻惟脩之歸咎謂其昔也賛仁宗以立為後之子而今也導英宗以忘所後之父背先帝而諛嗣君薄大統而厚本生於禮經為不合於直道為不純而脩

遂無辭其責焉豈非脩久參大政當輔相位畧萌覬覦之心稍為迎合之計以致此乎故曰惟恐其不究於用而有意於究是乃用之所以不究也及其作五代史於晉出帝謂所生父敬儒為皇伯柴世宗謂所生父守禮為元舅皆反覆辨詰二主之非欲以表證其前日濮議之為是然近於欲蓋而彌彰矣脩之學繼唐韓愈而與之並皆宗經而脩論述尤多愈惟論語數章皆篡史而脩筆削尤嚴愈惟順宗一録皆衛聖道於湮微塞絕之

餘皆闢異端於羣趨衆附之際始焉學者莫能抑揚之也至其後惟愈從祀孔廟而脩以濮議為鉅璧之纖瑕良榦之寸朽焉不然其全美豈可及哉幾微功名富貴之念一動而用以之不究美以之不全是以君子無慕乎其外者懼累乎其內無冀乎其末得者懼喪乎其所已能也若乃光則免乎此矣所以然者光之學以誠為主自不妄語入故也

罷崇政殿說書程頤頤在經筵為翰林學士蘇軾所

嫉頤門人賈易朱光庭攻軾軾所厚孔文仲顧臨詆頤章疏交進頤以是罷久之軾亦罷是時有洛黨蜀黨朔黨之分洛黨頤為首蜀黨軾為首朔黨劉摯梁燾王巖叟為首其輔之者甚多

漢之衰也李膺范滂等合為一黨在位者惡之惡之者非賢而在黨中者賢唐之衰也李德裕牛僧孺等分為二黨以相傾奪於富貴之塗李優牛劣而考其歸皆不足謂之賢宋之將衰也其初亦分為二黨熙豐作新法

王安石為魁元祐掊擊新法司馬光為魁光之黨賢而安石之黨非賢及光歿而其同黨又自分為三朔黨洛黨蜀黨係考其故朔之所以得黨名者劉摯等所居之地相同而交游親密所守之識相近而議論協洽自為黨而不與他黨相攻擊若乃洛黨之以頤為首者頤進講則欲坐見哲宗戲折柳枝則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賀罷而往弔則拘於歌哭同日如此之類見嫉於人以致為其所攻擊而頤未嘗報復也門人代為之報

復是以有黨之名爾若乃蜀黨之以軾為首則異於是軾少年登制科一也高才雄文二也兄弟同為美官三也於古人所謂三不幸者全而有之矣謂宜謙抑以避人之尊已廣大以容人之異已猶恐不及也而見頤為學者所宗忿然嫉之豈欲使當時之士不尊頤而惟已之尊不異已而惟頤之異乎夫聖人之道大矣宰我子貢善為說辭若軾是也冉閔顏淵善言德行若頤是也譬之入山而採玉入海而探珠各有所得俱足為寶可

相羡而不可相嫉也嫉心生於中而排斥之跡形於外甚至上疏云臣深嫉程頤之奸不假以辭色此何為者哉然則軾有心於立黨而自為之首以合羣助而攻擊人也譬於兵家朔黨自守之兵也洛黨應敵之兵也蜀黨侵隣之兵也其不避有在矣夫不賢者之不容賢者固其所也賢者自不相容則猶兄與弟相閱而為必破之家心與肺相尅而為必死之疾矣若軾與頤孰不皆以為賢而不容頤者軾也使能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

焉則豈不可以居宰物之地哉

帝諷道籙院言朕乃上帝元子在天為神霄玉清王長生大帝君憫中華被外道之教懇請於上帝下降人世為人主令天下歸于正道於是羣臣與道籙院上章册帝為教主道君皇帝時帝方寵信温州道士林靈素靈素言劉貴妃即九華玉真安妃蔡京即左元仙伯王黼即文華吏已即書罰仙吏褚慧皆從帝自天降生者也帝賞賚靈素無算賜號通真達靈先

生升温州為應道軍令僧尼改學道作千道會靈素據高坐講經士庶入殿聽講帝設幄坐于其側所言鄙俗雜以嘲詠用資媟咲莫有君臣之禮後靈素與道士王允誠爭寵毒殺允誠益自恣遇皇太子弗斂避太子以為言斥還死于故里

佛本西域之人而其徒謂佛之身體面貌皆若金色徽宗所謂中華被外道之教者指佛教而言也然其言可謂妖矣未幾女真起自臨潢建號大金蕩覆中華斯言

若為之先兆也唐僖宗紀年為廣明是時黄巢初起曰唐去君而存黄以為廣此黄當代唐之徵後之論者謂天託昏主以告亡于世徽宗之言豈不類此夫老氏之教資於清淨慈儉以為本者是而棄其綱紀刑政不以為用者非漢文帝於其不以為用者用焉而於其資以為本者資焉當是時也干戈創殘者以之完復衣食窘乏者以之完足司馬晉於其資以為本者不資之而於其不以為用者不用之當是時也顛冥於麴蘗聲色而

天常失紛擾於劉石苻姚而人紀紊蓋漢之治由從老氏之是者而違其非者也晉之亂由從老氏之非者而違其是者也然清淨慈儉最人所難非高世之主不能惟漢文帝能之於是世之依託老氏者變而言僊丹煉藥又其後變而言經籙齋醮亦自託於老氏每變愈下無非以誑惑人主而饕其寵禄焉爾漢武帝唐憲宗皆中材之主也於僊丹煉藥之言惑焉徽宗者下愚之主也經籙齋醮之是務設幄坐于林靈素之側聽其嘲訡

媟笑之言而自號為教主道君皇帝此何異於沐猴而冠者哉謂之教而不言何教以見此教之外無他教謂之道而不言何道以見此道之外無他道已能主此教君此道而天下之能事畢矣昔日為神霄玉清王長生大帝君於天今日為教主道君皇帝於宋何其尊也以此欺愚眩衆不自知他日將為昏德公於金而不勝其卑辱矣可勝嘆哉徽宗專信老梁武專信釋其後皆殞身亡國或謂其所廢而不信者為之祟也然周天元復

老釋教於昔人既毀之餘竝致崇信亦殞身亡國此又何故也君子曰無他國將興聽於人國將亡聽於神老釋之神既惑其心而惟是之聽則人理之當脩為而不脩為者多矣而況於奉其神養其徒竭生民之膏血積山填海不足侔其費也亡殞之至也復何難哉

康王構即帝位于應天府

康王前嘗為質于金營而宋使姚平仲刦營金疑其非親王且嘗與較射而連發中的意其將家子因郤還之

洎宋復遣王奉使講解而為民所遮止因此得脫而遂繼宋統蓋天留之也使其在圍城中則與諸王并俘以北矣昔者周漢宗室皆分封於宇内非獨資之如泰山磐石得以固其存不幸而亡矣死灰復然猶得以續其統又不幸而統絶矣苗裔蔓衍猶得以保其姓周東遷而晉以强宗為霸主糾合諸侯為周輿衞至于戰國而燕韓魏居七雄之三以祀姬姓之祖禰秦虎視東周不敢吞者數百年自載籍以來未有若周之長所謂固其

存者也漢懲吳濞楚戊之强而犯上盡封各國支庶以裂其壤至于哀平之際宗室載屬籍者十二萬人莫不據士民之上有王公之勢莽既盜漢而光武兄弟呼于南陽此十二萬人者近遠響應故東京之復舊物易於反掌靈獻之末表琮焉璋猶能倔强荆益以資昭烈之興所謂續其統者也唐宋則不然其宗室皆聚居於京師故朱温篡唐而德王等九人一日同沈于九曲池濮王等數百人一夜同阬于龍興寺女真取宋而惟康王

以出使孟后以被廢二人得脫其舉宗北遷卒見屠于完顔亮無一人幸免蓋無以保其姓矣夫聚居之也樂其易防制此利之小者而其後有大害觀於唐宋可見矣分封之也惡其難約束此害之小者而其後有大利觀於周漢可見矣蘇子瞻諸人言封建之害胡明仲諸人言封建之利各有其説而未嘗言其大利害見於萬世之後如此然則有天下者為其子孫計可以無疑於此矣抑宋統之幸不絶而天留康王以續之何也曰汴

宋二百年矣仁如慶歷元祐之日多不仁如熈豐崇宣之日少其不仁也民怨之而其仁也民憐之其怨之也足以亡而其憐之也足以不絕民之心即天之意也善得天者得於民而已矣善得民者以其仁而已矣

朱熹卒

熹之學後世論者謂為集諸儒之大成夫小成者有所欠而不全有所偏而不中集之而後為大成也熹於生乎其前之諸儒若周之精程之正固非有待於熹而後

能全其所或缺中其所或偏至於康節之高明而稍未即乎實橫渠之弘毅而猶未至乎熟乃若待乎熹有以實其所未實熟其所未熟者然亦不可謂彼缺而此全彼偏而此中由是言之熹於生乎其前之諸儒未嘗集其大成至於生乎其時之諸儒則能集其大成何也熹之時諸儒為言人人不同言度數者蔡元定父子之於地理樂律有指歸矣熹與之上下其論而脗合焉言述作者周必大諸人嬉乎以所長著稱於世熹則與之講

評賡酬可相伯仲而文考昌黎之異賦明靈均之衆詩開陶韋之門使來者不迷其塗焉於施諸用者辭受進退不屈其節告君必以格致誠正而不小其道臨民斡方鋤奸救患之不遺其力視當時溺學之志事功者陳同父輩反過之也於求諸史者未嘗若呂祖謙之專而綱目繼春秋功過呂矣呂與張敬夫輔翼異熹以共究遺經不幸短世而熹歲寒松栢為斯道之梁棟又過張矣惟陸象山兄弟始與熹異論而熹卒兼其所長以為已

有予嘗考之熹與項平父書云子靜專尊德性而熹平日所論道問學為多是以彼之學者多持守可觀而看義理不詳熹自覺於義理不敢亂說而緊要為已多不得力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邊爾又與呂祖謙書云子靜好處自不可掩覆可敬服也祭子壽文云兄乃枉車而來教相與極論而無猜自是以還道合志同又曰惟兄德之尤粹儼中正而無邪至其降心以從善又豈有一毫驕吝之私邪然則所謂熹集諸儒

之大成者度數也述作也事功也史也經也道問學也尊德性也其塗如此也蔡也周也陳也呂也張也陸也諸儒之趨於其塗如此也而熹據其會以要之殊塗而同歸於已焉所謂集諸儒之大成者此之謂也或曰陸之於朱論者謂猶冰不可與炭同器若子之云則猶損鳴簴應可以奏於宫懸之閒而備韶濩之一音乎曰然曾皙之狂子路之勇原憲之狷公西赤之容端木賜之辯皆見集於孔子而不見黜者也朱之與陸以其所

言而觀之曷嘗終見黜哉謂其終見黜者未嘗考其所言者也亦已甚矣

詔經筵進講朱熹通鑑綱目

宋時諸帝之不廢講學蓋漢唐所未能及者故其時悖德虐政不若漢唐叔季之尤甚漢唐有簒弑之臣而宋無之有賊民崛起幾危社稷如張角黄巢者而宋無之皆由於上之人未嘗悖虐尤甚以激之也講學之效豈可誣哉所謂未嘗悖虐尤甚者若真宗之天書雖不以

諫而中止然其後天書以殉于梓宫英宗追崇所生諍者盈廷則為之屈意中止矣神哲以來改更法度正人邪黨迭為勝負亦紛然也然有竄逐而無刀鋸南渡以後和議作而語恢復者被排斥偽學禁而師闗洛者入罪籍然斥之而益奮罪之而愈勵者亦由其無死禍以加諸人而人之改行易節者終少也其末嘗悖虐尤甚於此可見豈非講學而有見于前代覆車之轍乎治鑑綱目者人主有志于講學則不可以不之觀而前代覆

車之轍無不於此乎在也或者謂治鑑綱目雖歷涉司馬溫公朱文公兩大賢之筆削而成然賢而已爾非出於聖也史而已爾難侔於經也人主亦留心於聖人所作之經而足矣於賢人所述之史末之及焉似未有害也是不然尚書者紀傳史之出聖筆者也春秋者編年史之出聖筆者也溫公取尚書以後之紀傳史約之以為編年治鑑而文公倣春秋大書以為之綱三傳分註以為之目是則治鑑綱目者尚書春秋之子孫而尚書

春秋者治鑑綱目之祖父也祖父子孫一氣之相傳聖經賢史一理之相續孰云其末之及焉似未有害也哉為此說者是猶告人以千萬里遠之覆轍而不告人以一二里近之覆轍也其顛踣不愈速乎

殷民叛周論　周洪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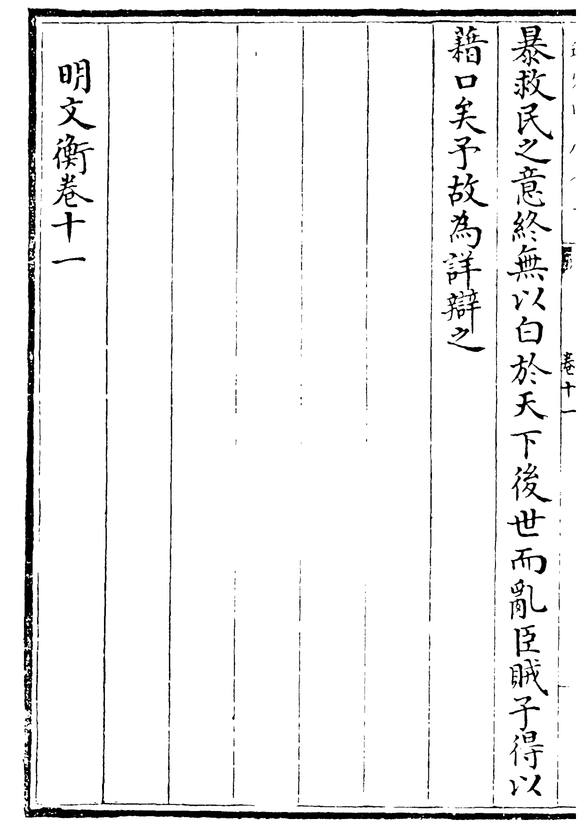
或問武王之伐商也書曰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是言王者無敵也又曰篚厥玄黄紹我周王是言人心悅服也夫何天下甫定武王既崩而四國殷民扇亂不已雖

化訓三紀之久而開之猶艱故先儒謂大誥康誥酒誥梓材
名誥洛誥多士多方八篇皆為殷人不服周而作又謂
方殷之虐人如在膏火中歸周如流不暇念先王之德
及天下稍定人自膏火中出即念殷先七王如父母雖
以武王周公之聖相繼撫之而莫能禦也由是觀之則
所謂倒戈執籩於弔伐之日者不幾於虛文乎聖人以
至仁伐至不仁何其人心之不易服哉南皐子曰是蓋
不然向之倒戈而不敢執籩而來迎者非商之臣也乃

紂所虐害之烝民也所播棄之黎老也其後不服周而
念商者非商之民也乃紂所比昵之罪人也所崇信之
姦回也何以明之書曰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
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
于商邑又曰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則商臣之黨紂虐
民者皆天下之姦回罪人不可謂不衆也故孟子謂武
王驅飛廉于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而朱子以爲皆
黨紂虐民者也然滅之云者豈噍類無遺哉不過殲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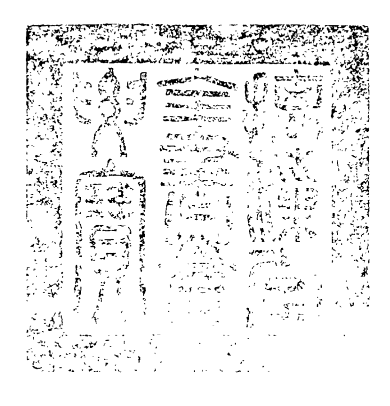
渠魁而餘孽之猶存者不知幾千萬人誅之不可勝誅也既不之誅而子弟念其父兄之死臣僕念其國統之絕者憤怨不已故乘三監之隙而脅其民以叛也今夫盜蹠一呼聚黨數百猶能糜人之國其故何哉脅之而已矣豈有紂黨之在淵藪者猶衆而不能脅四國之民以叛哉故多士曰予大降爾四國民命多方曰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皆謂商民為所脅者衆故寛宥之而不加誅也雖以四國民命為言而曰商王士曰爾殷多士

曰殷侯尹民曰胥伯小大多正則實告殷臣而非告殷民也至于畢命曰毖殷頑民亦指殷之餘孽而言故下文言世禄之家鮮克由禮茲殷庶士席寵惟舊則極數殷士之惡而無一語以及殷民也數千載之下讀者不得其意乃謂殷民既怨殷而歸周又叛周而思殷且或謂周之頑民乃殷之忠臣夫殷之臣孰有忠於微子箕子而叛周者非微子箕子乃紂子武庚及其餘黨耳使誠以為叛周者非紂餘黨乃前日塗炭之民則聖人伐



暴救民之意終無以白於天下後世而亂臣賊子得以藉口矣予故為詳辯之

明文衡卷十一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墉
謄錄貢生臣張健